五峯遺稿

五峯遺稿卷之十三

詞

六十感懷

老子婆娑，算韶華，今年已周六十。短髮蕭蕭人道是，比舊依然尚黑。半世辛勤，危機歷盡，惟有心還赤。故國歸來，且把光陰愛惜。細算得失古往今來，英雄都老，盡何曾留一傀儡場。終邯鄲夢覺，兩郡風流回首，記當年尚留聲迹。浮生若夢，且醉一杯春色。

壽陳秋林八十

白苧涼多，篔爐香細，隔簾輕逗微風。晚來無事，和月

度歌鍾爲恐海棠睡去憑闌處銀燭燒紅功名事從頭點檢一枕夢魂中才華直絕代胸中立疑筆底雕虫春愁如海等閒不上眉峰老去風魔猶在錦楓高樂事重重閒嚼社也曾看脚[blank]少年叢

送童方伯入覲

十年烏府闡才猷華髮未盈頭天教小試調元手台垣裡敷政優游爭看福星一道清光正燭南州九重玉帛會諸侯冠蓋去難留此行直上麒麟殿娃名香應襲金甌千載明良相會濟川勳業縱妝

雲山采藥圖爲葛元兆作

白柄長鑱烏藤短策深林采藥閒行天教老健步履近來輕爲訪靈芝瑞草端不爲艷質娉婷寄聲報洞中仙子不用笑相迎穿雲還度嶺逍遙物外自足怡情又何須紛紛逐利爭名投入白雲深處與山童旋斸松苓待添取杏林春色歸去濟蒼生

郡齋雪夜寫懷

貪戀

君恩擔閣了十年歸夢都緣他燕寢香清闌腰金重江上芙蓉甘自老日邊紅杏從人種到春來何處寫新愁頻呵凍　治官書文月俸酒三杯琴一弄喚平

生酷似白頭供奉老眼摩挲天所縱年來常與溪山共報門前五馬亚嘶寒催耕動

屈指韶華已過了上元時節猷見他鶴外梅邊冷焰濕雲燕子樓臺春意淺彩雲庭院歌聲歇到黄昏獨自倚闌干空愁絶　門半掩香頻爇漫緘情誰與說盼鄉園夢繞吳門花月五十年來心似水三千里外身如葉問先生宦況近如何同鳩拙

途中風雨淒然兼灘水險悍舟行甚滯撥悶偶書寄時暘永參

病骨稜稜比江上青山更瘦況歸途雨苦風酸布衾

寒透空江水落灘聲瀉江頭白日雷霆吼奈窮愁千種撥難開眉峰皺　强開懐斟濁酒笑浮生俱是謬雪蕭蕭兩鬢非舊得歸莫待功名就秋風無却南山荳渺鄉園迢遞隔吳門頻搔首

五峯遺稿卷之十四

記

新創南城縣預備倉記

上即位之二十年海内無事民物豐熾天道惡盈咎徵繫之是年夏秋陝右山西河南北皆大旱種不入土環數千里内民飢相食壯者流徙羸踣道路不可殫數守臣走驛馬告飢

聖心靡寧遣使賫御府金帛及劃東南上供米動數十萬往賑恤之冠蓋相望閒又咨詢在 廷求所以禦災之術於是大臣交章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

義倉斂之於豐稔之秋散之於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良法哉　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類弗事事蔑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恤重民命之意請下有司督察狗名責實庶臻成效

制曰可遂下御史臺督畿內并在藩臬以及州若府小大諸臣罔不慄慄奉行而建昌實隸江右統邑有四惟南城爲冣鉅生寡食衆而備荒之策尚有愧焉舊在城㩲無倉基萃寄囷於府軍儲倉之左卑陋狹隘非永久計變以成化壬寅待罪是邦嘗有志興創未果至是懼無以稱上德意則詢謀於同官西蜀

曹君文瑞河間衛君廷用姑蘇陳君一元暨邑令[illegible]濬又上其事於巡守藩臬重臣咸是其議乃悉出庫藏見貲易穀於邑之巨室得穀之以石計者餘三萬視舊儲在倉者加三之一爲役卜地於城東學宫之旁宅高面陽清明曠爽於倉之址爲宜遂定方位商功力集材鳩工建是崇構啓出於官一不煩民懼縻擾也又擇才幹大姓若閻信祖輩董其事晨作暮輟不亟不徐經始於四月己巳越八月戊申訖工凡爲屋總若干楹高墉巍峩邃宇靚深既固既堅以克永孚而南城之倉遂甲於他處落成之日米穀雲集千

夫倘擔我倉斯盈於是鄉民老矜縱觀咸咨嗟太息感

皇上所以安養元元之意且請爲文勒石以示久遠叚惟天災流行有所不免惟上聖之君能消變於未萌圖患於將然廣儲蓄節財用以備不時之需故雖不幸而有水旱之災而民猶含哺自若如堯湯之世是已後世之君不知務此惟厲民自養至於賦閒架陌錢入於瓊林大盈而視民閒之有無則漫不加意卒之變生肘腋爲天下唉今

皇仁如天因一方之虞遂憂及天下惴惴焉惟民食

是慮是圖若拯溺救焚之急實宗社無疆之福祈天永命端在於茲而斯倉之建乃其兆歟雖然天下之事久則玩玩則弛然則繼此而往所以時察屢省而務臻養民實效者又在吾儕之所當共勉不然苟具文書以爲塞責計則豈惟有負於今日

聖天子之休命抑亦貽曠官之羞

無錫縣重脩廳事記

藍田榮侯來治于錫之又明年弘治二年也凶彊怙柔詘發舒藏奸宿蠹患除悉耨政化既行乃謀新其所居之堂脩廢政也按誌錫山舊陞爲州其堂宇元

至元初知州董守思所建後州廢為縣而寢以傾圮
吏不時葺馴至大壞侯至是顧瞻歎曰惟茲堂之設
余所以制百里之政以休
天子人民者在是即廢不治何以敦本立教　朝廷
政令何所安奉一二僚友何所視事按牘簿書何所
棲列鄉遂之老田野之氓何所聽命其繫不輕而重
若此予何敢不夙夜敬共以圖新厥規詢謀既同則
上事于郡及巡撫都御史三山王公監察御史稷山
史公僉宜之乃計工程材撤舊為新經營布置咸以
法故始事於是歲二月辛未越四月既望訖功門闥

耽耽堂室渠渠宏規傑制稱是巨邑先是侯既作水門脩津梁餼廚傳至是又新其堂於是邦人莫不喜悅僉謂侯下車不二載百廢一新其所以嘉惠吾民之意至深且厚不可無文以示來葉則相率詣侯以請侯謬以屬夔夔邦氓也不敢辭惟國家一日不可以無治民之吏而吏不可以一日無署事之所則斯堂之廢侯興而復之　固宜其賢於世之受直怠事者遠矣雖然侯之心　苟於侈大其居以榮一時誇一方哉蓋將整容服於斯聚精神於斯布德行惠於斯故覩輪奐之美則思田野之民得無有顛連而不

得其所者乎處堂陛之尊則思幽隱之情得無有壅蔽而不逹於其上者乎惟清惟慎一切與民休息如古之所謂彈琴而治者則是堂之成非徒觀示一邑而已將使吾民去煩勞而即安恬者必自兹始故樂為之記遂志諸石以為後之為令者楷法侯名華字躬實登辛丑王華榜進士云

重建張忠定公祠堂記

余少時嘗讀宋名臣傳至張詠宰崇陽勸民拔茶種桑事歎曰先生之智乃能燭事幾於未著之先而民卒蒙其利惠莫大焉崇民當百世祀之可也然而卒

未能考覺其事成化癸巳余適承乏鄠郡而崇爲屬
邑閒日勸農至其地曰慕先生之高風將訪先生之
故祠而乘馬詢諸父老云邑西之高阜處地名北峯
先生爲令時嘗登此以相地利引白泉之水以灌民
疇先生去民思之即其地建祠以祀今廢已久歲時
村民往往操豚蹄壺觴而野祭之曰指示其處惟涼
烟白草樵夫牧叟躑躅其上嗚呼昔先生爲尹視崇
民如子而民亦戴之如親父母百世之下焉知其魂
魄不眷眷於茲也顧使其荒祠爲墟而祀事不續將
亦爲政者之過歟曰圖所以規復之未幾西蜀劉信

以名進士來尹是邦遂以其事付之而信亦有志於
為政者乃取材於山陶甓於野循故址建祠高明爽
塏直足以妥靈揭虔落成之日民有歌於道者曰我
有菜桑公實植之我有良田公實灌之公祠之廢我
心孔悲今祠已復實慰我思遂相率祭於祠下余聞
之曰仁政之得民如此先生去今餘四百載中間嗣
其位者不知幾何人而皆受代即去如去逆旅之舍
於人心漠無所繫獨先生之清風高節耿耿在人耳
目其來也民休其去也民思愈久而愈不忘何也豈
非以其為官同而仁暴之政殊也仁則附暴則離其

專閫不容髮然則先生養民之功固在人心初不在於祠之建不建也雖然祠先生非獨為先生抑亦為後之為政者勸譬諸募壯士而懸千金之賞有激之之道焉後之仕是邦者果能因此興起而發名於竹帛之間則茲堂之建亦未必為無補祠成未有記書此以貽劉信倬勒石以記歲月若夫先生之功業文章載在史册茲可略云

竹逸記

荆溪蔣君克貴詩禮舊族也色清而氣夷行高而志潔隱居銅官之陽閉門養恬視天下之物舉不足以

動其心僴獨好竹繞舍種竹萬挺森然若端人正士環拱列峙清氣逼人可愛也君披鶴氅衣曳綠玉杖與一二知已日哦其間每清風徐來竹琅然奏金石而君亦擊節高歌和之若與竹神交黙契於不言之表囂然自得也恒曰使我齷齪偶俗人語孰若對此君一咲以豁吾襟抱哉因以竹逸自號余未獲識君而吾姪金寶臣君之家塾閒嘗將君之意來徵文記之余唯古之君子其嗜好不同尚矣然考其風聲氣節嘗與所好之物相似而不相遠若陶之於菊逋之於梅屈平之於蘭是也使三君子者平昔之德之措

少有愧於前之諸物則必不能知而好之雖好之亦必不能見稱於天下後世之卓卓如此今君抱高世之志懷絶俗之操清而不汙直而不撓其眞有竹之操哉有竹之操則謂之竹可也謂之竹逸亦可也吾見他日清風高節將與淵明和靖諸君子同傳而並稱也必矣同傳不傳固不暇語然余聞昔時有所謂蔣詡者嘗開三徑種竹而與羊仲裘仲二子遊其間清風至於今不泯君豈其子孫乎不知朝夕復有如羊仲裘仲者與之遊否乎余行矣見東屏蔣君幸爲我問之遂記

復竹茶爐記

爐以竹為之崇儉素也於山房為宜合爐之具其數有六為瓶之似彌明石鼎者一為茗椀者四皆陶器也方而為茶格者一截斑竹管為之乃洪武間惠山寺聽松庵真公舊物爐之制圓上而方下織竹為郛築土為質土甚堅密爪之鏗然作金石聲而其中歉爲以虛類謙有德者鎔鐵為柵橫截下上以節宣氣候制度絕巧相傳以為真公手跡余獨疑此非良工師不能為鄉先達中書舍人王公嘗有詩咏之學士耐軒王公復作引弁其首以是爐之名益傳於人人

永樂中真公示寂爐亦淪落人間獨諸公翰墨燦然尚存落落與松雲蘿月為伍成化丙申冬余歸自鄂渚暇日假榻庵中真公嗣孫曰戒宏者出以示余因誦王舍人所作氣蒸陽羨三春雨聲帶湘江兩岸秋之句嘆其佳絕且惜其空言無徵圖欲復之乃目釋氏教述跡語一通畀戒宏徧訪爲已而果得於城中右族爐無恙特茗碗失去不存或疑爐細物也復不復不足為世輕重殊不知物不自顯必因人而後顯使爐不經諸名公品題雖復之累百何補況諸公之作亦將藉是以傳爐可泯諸公之言可從之使泯乎爐

之亡不知的於何年始記其聚收燼者故詩人楊孟賢復而歸之者其仲孟敬云

碑陰記

贈承德郎工部主事敏齋莫公與其配安人既蒙恩贈官又明年其子驄始克親捧綸音告於墓下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先是驄以詩經登甲辰進士拜尚書工部都水主事歲已亥以三載績最天子推恩贈公如其官配費氏爲安人 命下而驄遷改兵部職方主事明年春 勅選兵山東南直隸等處使節驅馳幾兩閱寒暑南里龍山如在天上雖

欲一歸焚黄先隴邈不可得私情徒耿耿也迺今年
五月事竣便道南還而公之贈典適至自京師
龍章五色光動閭里聰不勝欣忭旣北向謝恩將於
澣有事墓下先一夕齋沐謄黄至日詰旦朝服導引
出西門外時親戚賓客會者數百人道路觀者莫不
嘖嘖歎賞午刻抵塋所開讀奠拜如儀旣而向塚伏
哭盡哀焚黄畢聰仰惟
聖謨洋洋所以褒顯我存歿者恩同天地不可不尊
崇侈大以昭示來葉使子孫知所感激圖報於是勒
之穹碑植於墓道覆以亭宇圍以闌楯金碧交煥山

川增輝吁亦盛矣哉故事碑陰宜有記聰間以囑余余唯天地間屈伸之理常相因而不相背故屈於此則伸於彼其勢然也莫氏自上世爾塘翁以來代有令人至敏齋之生益秀而奇長身美髯望之如瓊枝玉樹性俊爽懷奇負氣世方仰其以功名事業大顯於時而卒齟齬窮壽止三十一而卒其屈也甚大是宜天啟其後使之受報施功於今日夫豈偶然之故哉雖然聰方以清才雅望見重於時異日建勳立業登庸

廟朝

九重花誥又將不日而降此特其兆耳夔竊嘗納交

於公喜其屈之久而伸之大也於是乎書

松風閣記

凡屋於山必重簷峻楹高跨寘漠迫凌清虛庶可以納遨景招遠風此勢所宜然否則卑鄙弗稱去惠山之西一里許有庵曰聽松據九龍之腹山谷靓深人跡罕至洪武間高僧真性海居之凡朝之縉紳與夫幽人韻士來遊錫山未嘗不觴于斯憩于斯歌咏于斯然蓬屋甃牖背山而廬可以栖霞卧雲難語夫高明爽塏遊眺者或病焉戊戌秋余嘗假宿於庵庵之後有岡巽然開豁至僧宏上人登焉方凝神遐眺間俄

一風西來孤響冷冷若龍吟谷中顧問左右安所得
此聲上人戚然曰此松風也岡之西舊有松萬株每
風起岩谷間輙洶洶作秋濤出峽聲吾祖真公聞而
樂之嘗欲閣于斯未幾示寂而松亦旋剪爲薪今獨
餘三數株在爲指示之皆蒼髯垂胡若元夫巨儒拱
揖若畔余曰自許登茲岡者多矣皆莫克聞此而遣
使余聽之豈真公在天之靈將托余以贊斯閣之成
哉況重巒峻極於山之道宜然乃爲相度形勢經理
財用凡我同志咸樂補助而經營幹蠱上人實任其
勞不數月厥功告成危欄支空廣霄承蔭易卑爲高

去奥即明高霞低映遠山來朝而松風亦時時作金石奏清冷激揚可以蠲忿滌煩所謂納遐景招遠風者靈在是矣余間登而樂之嘉上人之克追先志且自慶與時宦游而歸將往來于茲烹茶聽松以終吾老也遂書以識俾後之登斯閣者有所攷

觀瀑亭記

當麻姑絶頂有泉自丹霞觀西北来蛇行斗折伏流篁竹間數十里經仙壇下與神功泉會其流瀧瀧不疾不徐至三峡橋匯谷忽破裂其下亂石森立泉自上墮坑谷中下與石鬪不勝怒則洶湧作秋濤出峡

聲奔放衝突不數百步至石梁忽作兩白龍下垂飛
雪洒洒濺人其聲清越而天風引之乍高乍細若士
女裂帛明珠落盤又若鐵騎突出而刀鎗戛擊響振
林谷誠山中之一偉觀也成化辛丑余承乏是邦又
明年遣禋祀麻姑始獲觀是泉而愛焉因命道士曰
洞淵者作亭其旁扁曰觀瀑或謂予曰予身為二千
石莅盱甫數月教逆未宣澤壅不流不思握髮吐哺
以盡厥職而惟瀑是觀殆非政之所宜予曰不然予
之所謂非宜乃予之所謂宜者也予素憒憒昧於臨
民之術曩自尚書庫部郎中出守武昌當西南劇郡

不勝簿書期會之勞兀兀窮晝夜不息而氣煩志亂政愈以龐予懼夫志之煩而政之龐也則施施焉登樊山臨夏口眺大江之流以盪滌其胸臆旣而洒然而歸若醉而醒病而蘇壅者以決滯者以通而於政或庶幾焉今盱為江右僻郡其政之繁減武昌之三之二而玆瀑之勝又有足觀者清而不汙直而不撓體柔而用剛可以激貪起懦類皆有益於吾之政夫所臨者旣簡而所觀者益勝則玆瀑者真攻予病之萬金良劑庸可廢觀乎哉或人唯而退遂書以為觀瀑亭記

建昌府新建鼓角樓記

古郡守專城而居體如大邦而其治事之外必崇飾樓觀以樓鼓角所以嚴外內聳觀瞻時昏曉其制由來遠矣建昌當閩廣要衝境大物阜其郡治在鳳凰山之陽中卑外崇四圍山脉隱起若案若屏而郡治帖帖卧其下且門觀未設昏曉之間鐘鼓弗聞歲時入

天子之命與夫出令行化朝夕交通吏民弊在簡陋弗中度程成化壬寅予承乏是邦又明年癸卯屬歲有秋民用弗饑乃圖新厥規謀之同官謀之邦人咸

以爲宜又上其事於分巡憲臣則又曰兹惟汝職其
務弘厥規毋踵故常内外既從遂相方擇時取木於
山陶甓於野取工於在官之傭不裒財不急功懼煩
民也凡四閱月告成髙牙揷空飛檻倚雲壯不及僣
麗不敢奢落成之日地若增而髙山若增而秀田視
向之若縈若屏者皆在我履舄之下矣於是承詔出
令各稱所宜而風晨月夕伐鼓鳴角恍若自天而下
惰者警奸者革凡我吏民與夫四方來遊之良得以
易其聽觀莫不喜悅僉謂禮有所隆不得而殺政有
當舉不得而廢今兹樓之設實惟稽禮起廢宜勸之

金石以示久遠予偲乎其言然不可無文以記歲月遂書此以告來者樓凡六楹高三十尺廣倍之深如高之數始事於夏四月甲子至秋七月戊辰卒功贊其事者別駕西蜀謝君人傑通判四明竺君正蒙推官姑蘇陳君一元而督役者則經歷鄭純也

五峯遺稿卷之十五

序

浦鳴吉和唐詩序

歲辛丑余歸自武昌鄉友浦君鳴吉袖一編過余言曰山林日長無以寄情竊不自揆量閒取唐人所為詩歌追和一二以寄傲於荒閒寂寞之濱雖不免學步邯鄲之誚倘緣是得策名雞壇庶浮生不隨幻影俱滅可盡為一言序首簡余壯其言敬受而讀之詩總若干篇諸體悉備皆祖唐人若某人相諸大家之韻與意而賡之長篇紆徐短章激烈約而為近體放

而為歌行抑揚操縱千態萬狀若江河之行湖海之漫衍為瀰濤巨浪之壯或為平波瀉流之閒一渟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寫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亦窮矣夫文章人言之精華而詩又文之精者作詩固難而賞詩尤難賞今人之詩固難而賞古人之詩為尤難盖詩莫盛於唐歷三百年間作者不一其體裂音律之盛獨取前數十家當其觸物感興和墨濡翰以自悅於煙雲花月之間欣嘆悲適各得其趣作者自以為超群絕塵之態君乃能不出戶闥追想其情其景一一模寫若與唐之諸人酬答於千載之上斯亦

難矣君學博才贍平生於世事不屑爲獨好作詩其幽深玄遠逼李長吉世之作者往往訾其迂而獨余好之若此篇者豈多得哉他日信必有傳而傳不傳不必也孟軻氏云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夫不以古人爲不可及欲求與之四休一非豪傑之士不能且唐人之詩騷壇中之規矩準繩學詩者不法唐人而尚誰法君之志亦可尚已君名昺字鳴吉別號小山云

恥菴陳公挽詩序

士於平時或一善可錄其沒也必形諸聲嗟氣嘆曰

其賢而可惜則又必曰賢而弗壽其命矣夫斯言發於秉彝好德之良心有所弗能自已者况大君子負卓越之才抱經濟之學樹非常之勳業其生也有所繫其死也有所思則其不幸而人之哀之也尤宜昔田横死韓昌黎哀之張曲江李北海諸公死杜少陵哀之而少陵之詞愈益切至蓋少陵當時為朝廷哀為天下哀哀而不失其正哀之善者也則吾大方伯恥菴陳公之沒君子之哀之也詎庸已乎公諱煒字文耀福之閩縣人以春秋世其家學考納齋翁與叔父毅齋先生皆相繼為御史著聲先朝至公又

爲河南道監察御史有識鑒名能文章忠信明決能不務騰翥搏擊以樹聲威然於權奸柄臣則攻擊非遺餘力嘗按兩畿至今人稱爲真御史名聲出唐溫造上遠甚及來江右揚歷藩臬餘十年尤盡厥職其陽舒陰慘隨時張弛勵憲度以懾奸豪鋪大和以惠鰥嫠軺車所至民物皆勃然吐氣事已具張太史小傳自公之補外也　朝野日望起公柄用謂公居藩服則惠專於一方在政府則澤溥於天下然齟齬久之至是竟抱疾以卒卒之數日浙藩之命亦下人咸謂天果無意於公昌其才而嗇其施使其不得大展

以死可哀也已是所图在位與夫窮鄉衖巷之士莫不交相弔哭曰哲人逝矣如蒼生何莫不咸為詩歌以寄其哀長篇短章其詞婉其情切非以哀公亦以為今日蒼生哀與昌黎少陵之作蓋前後一轍宜得夫性情之正者詩自令大方伯王公以下總若干篇既成公之子某裝為一帙欲以傳後且以同年張太史命來俾余一言序諸後余忝與公同登庚辰進士辱公愛厚且屬吏也不敢以不文辭遂書此以相諸公之哀亦以寓己哀之之意云

泉亭清會詩序

惠山之勝以泉而覆泉有亭窈窕臨磴清冷含風可以獨念滌煩亦人世之清境故凡四方賢豪歷東南而道錫山未嘗不憩息於斯仰而看山俯而聽泉以適其趣歲己亥八月尚書禮部員外郎吳門張企翱將上 京師便道銜節來觀而邑大夫雲間龔君實領客以從置酒三賢祠下時林風薦涼秋氣在亭遙望西山老翠欝然浮空時時飛觴杯酒而竹間流泉自龍吻落池亦琮琤作金石聲若張九奏於空山冷冷清徹孤聽酒半客有起而執爵言者曰昔唐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時隴西李白實餞之沔州南湖携

芳辭於漢濱流逸響於江滸其高風偉跡至今與大別山俱存今吾儕之賢雖非謫仙而情境適合泉亭之勝甲於南湖而張公之賢不減於謂為詩歌不傳得無貽林壑羞況唐之中葉戎馬交馳而太白諸賢同為江漢旅人其風波震蕩之懷固不能忘情於杯酒會聒聞方今以

聖朝海宇寧謐邊塵不飛雖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而張公以含香握蘭之秀又適來共此清賞歌白雲之什賦秋蘭之辭斯其時也諸公其果能忘情於此乎於是九龍山樵陸君命筆寫泉亭清會圖

衆客各賦一詩以記翼日推余爲序

壽丁公八十序

龍峯西望不一里許爲雙溪之滸林木蒼蒼居民成市中有遯世之翁二皆蒼顏華髮曰丁翁者年八十而周翁視丁加長焉兩翁家世爲隣相得驩甚含淳保和遺外聲利類上世之有道德者性雅愛山水市優消搖無日不在松風水石間興至輒吹竹彈絲爲樂尤善談玄理有晉宋人風致凡鄉之大夫士有大燕享必延致二翁以爲席珍否則落落無况味故二翁之名遍吳下余自幼而居鄉嘗候拜二翁牀下時

鬢已蒼蒼迨壯而宦游間歲一歸覲二翁丰儀益矍
拜於牀下時不少異訃余歸屢矣其體益強顏益壯
今年秋辱丁翁訪家君於實忠堂中張燈小宴翁但
談鄉先達倪王諸公出處炳炳若前日事及其佳章
尺牘槩不篇待句誦不少遺尤時時作俳諧語以資
讙笑時夜漏下已二十刻顧執燭童子已疲而翁略
無倦容余慄息拱聽益知翁精爽不衰以為真神仙
中人也夫自三代以降淳朴氣散而人鮮壽故世稱
七十古稀而壽至於八十者一鄉一里有一人焉以
為至異今雙溪之游居民不盈數十顧三翁同時挺

生其間文采爛然如錦繡頗擢並産於藍田之阿不尤至拱者守吏稱蜀青城山有老人村溪多狗杞根人飲其水皎壽豈雙溪之濱亦有所謂狗杞或丹砂空青之物産於其陽而致是歟抑天將表國家靈長之運使黃髮之老婆娑寓縣間以為今日太平無疆之瑞歟且醴泉芝草麒麟鳳凰人皆知以為瑞物而不知盛德高年之老尤為人中之瑞故伯夷太公瑞於周黃公綺里之流瑞於漢而鳳麟芝草不與焉今聖天子仁育萬民重熙累洽之化追周軼漢天必將以二翁為今日東南之瑞無疑矣安車蒲輪將不日

下照雲谷尚當抵目以俟歲十二月某日屬丁翁初度見與交往者皆有詩贈之而推余為序故備言天之所以壽翁者為翁壽且併以壽周翁云

贈邑庠教金君較文陝右序

庚子秋歲當大比故事各布政司先期戒書幣延請師儒以司文柄禮也我縣博四明金君以儒林巨匠久馳聲方岳閒至是藩臬巨公交相禮聘爭欲出我省下然而陝右之幣先焉時左方伯我永豐先生實主其事君受聘之餘將道潼關趨函谷以達乎咸秦告行於素所還往於是雪溪盛君以方伯介弟合縣

壇之士賦詩以華其行且徵言序首簡余不文曷足以為君贈惟士君子學為人師又起而膺厚聘典文衡固將佐

天子求才以為致理之具也然得才非難以得天下之真才為難天下非果無真才惟患無良有司以識拔之耳惟真才常有而良有司不常有以是恒苦於不遇夫冀北之野有馬焉一日可致千里人不知其能千里也衆秣而群牧之故卒斃死於槽櫪之間以是知今之士負英才而駢伏於田野者多矣今君以該博之學往當文衡之任精之以鑒識工之以文辭

黜華尚朴隱然有激頹波而揚清芬之意如此不謂之良有司不可也有司之良其諸士子之幸也夫吾聞關中古多奇士終南渭水之陽業詩書而懷道德者雲集霧擁君三進而三試之登其良拔其尤升之

春官薦之

大廷毋俾騰霄逸足終擯棄於驥北之野則豈惟無負伯公之薦拂亦無負

聖朝今日求賢之意矣是爲序若夫經涉山河顧瞻

天府觀周秦之所基帝秦灰於既冷則文君之餘事也茲可略云

贈行義先生復任序

族兄行義先生頃自信州司稅歸適余亦以先恭人艱返自鄂渚獲遂連床之約余尚記少時與先生同習舉子業時先生英氣勃勃挾其所有與諸士子角藝秋闈視科第若不足取一辱泥塗迨今餘二十年始獲霑一命又官卑祿薄不足以償其所負竊意其不能無馮唐顏駟之嘆及相見覩其須充然聆其言溢然方抵掌論詩及劇談途之所遭風景若西湖花月桐江釣臺歷歷如在目前且自慶得納欠於信之鄉賢大夫一一為指數皆有道德知名當世者若致

政縣博裴公克貞都憲高公上達輩四三人曰吾無事時幸從諸公遊獲聞仁義道德之言而吾之乖禍實多矣略無幾微窮戚之意見於顏面余始若未信以為先生素豪岸負氣豈故為是以許人哉既而先生持牒詣　京師遇盜燕趙之郊困益甚人為不堪先生弛然而歸貌益和氣益平人問之則曰吾命若斯淂不屑意余然後知先生之真有所養非復少時之比於得利則躍躍而喜失利則戚戚以悲者人情同然也而先生處難若夷其於悲鬱無聊之思拒而不畱於懷也沛而若春冰之釋飄飄乎若雲翳空而

風俗之此豈無得而然哉蓋困窮憂患乃吾進德之機孟軻氏云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向使先生居不以困不極則其少時氣習能盡去之如今日否耶況否與泰相回當窮陰冱寒六陰已極而陽氣之發育者實甚於此又焉知先生之居不為異日之仲乎吾見山公早晚將騰剡矣先生復任有日予喜其德之有成而知其道之將行也僭書此為行色贈工於詩者歌以繫之

牡丹百咏詩序

牡丹百咏詩乃鄉友管窺吳君鵬舉所作也詩累百

篇皆清奇婉麗豈句異而篇不同蓋祖夫近世梅花
百咏之作而用韻亦奇矣哉或謂牡丹之花富貴者先
生清隱絕倫其幽貞靜閑之趣宜求夫物之比德者
而致其意顧瑣瑣焉於牡丹是顗得夫厭常喜新於
蒸褻或有乖矣余曰不然詩之作有興焉有刺焉皆
托物寓意非特泥諸陳迹而已苟徒泥其迹而不求
其立言之旨豈三百篇意哉夫自李唐騷人墨客以
牡丹擬諸妖姬而其名始見重於人人當洛陽全盛
時豪家巨族皆家種而戶植之方春花開車馬宴遊
喫嗟萬金驕奢之俗頹然風靡雖洛陽相君以忠孝

傳家尚不免於姚黃魏紫之進其詩嘗有驪山色裡三郎醉天寶年中四海塵句蓋寓大刺也諷刺之不足而感慨繫焉則又曰千金難買無雙艷百歲相看有幾人又曰對酒不辭今日醉看花已少去年人是不專於咏牡丹之妖艷也夫於一花之咏興刺寄焉其殆工於立言者歟與世之謾作者異矣君聞以示余且徵言序之余恐讀是編者不求其旨而徒泥其迹故為揭而出之以俟識者觀焉

竹石軒石刻後序

儒之術業詩書操觚槧為生而其効至大以大近之

可以潤身遠之足以裕後而其波餘尚足以淑諸人人與世之脂韋汨沒其豪華富貴飄若煙雲過目者不可同日而語然惟有道之士能擇而專之若吾鄉先生竹石陸君其人是已方先生幼時無一塵之玷惟攻苦業儒尤銳意古人書法書初學趙松雪晚益變化旁出小楷逼歐陽率更李北海行草出入羲獻父子間其篆隸尤高古渾然漢魏世方尚米蔡蘇黃書務出奇怪以相誇耀類刻鵠者而先生獨守晉唐人規而體韻自佳其評品已具劉太史書史補遺以是聲稱赫然環浙水東西言能書者必曰先生而先

生之名自外逹之京師凡東南雄都傑閣之扁與夫當代名公金石刻文以必得先生手跡爲工至不遠千里走書幣來請即先生弗書雖文如燕許弗足見重其所以潤諸身者已充然有餘矣間又以秋毫繽紛顧撫厚業以遺子孫曰人皆士畊吾獨以硯耕則叢取平生諸名公贈言若序記詩歌自大司馬程公以下若干篇購西山貞石書之期以為異日子孫臨池之助而澄江朱維吉荆溪張廷振輩又皆捐貲助爲勒石而相其事者則予族弟廷範也書兼諸家體皆刻意不苟自 國初解大紳胡光大之後蓋不多

見其用心亦勞矣雖然文章翰墨乃公天下之器其信美而必傳於世也有若火之然而泉之達夫孰能禦之斯刻也吾見後之有志於書者將共寶之獨先生之子孫云乎哉所謂潤諸身裕諸後而淑諸人人者端在茲矣刻成先生名之曰竹石軒石刻間徵言識之故不辭而僭書其後先生名勉字懋成竹石其號也又稱九龍山樵博古能詩尤工生紙畫其山水逼倪雲林王友石戲筆師近世張外史復陽書詩其一事云

送佟令君膺召赴京詩序

已亥歲十月朝命下常郡起吾侈侯將入補內臺爲
天子耳目臣先是侯以三載滿考將報政京師民恐
侯之遂去不獲終惠也已不勝哀思作爲歌詩流於
道路時春坊左諭德新安程公適過而聞焉爲作序
令君行美之既而令
命適下民則大戚曰朝廷果奪吾賢侯矣吾則無望
咸嗟咨涕洟若赤子去慈母然余聞曰曉以
聖天子簡拔賢能之意及道侈侯去此將入爲內臣
侯雖去後必有賢而繼侯爲政者民則愈悲曰子何
厚予趣我戕吾大焉幽已長自吾目之所見令之愛乎

民者前數十年有來嘉項公繼項而下有遼陽李公
與侯耳可嘗得哉且吾邑當東南要衝役重賦繁異
時長吏不吾恤也旦旦而徵之歲殫吾廬之入不足
以當其輸豪惡里胥執公牒曰叫囂於門雖雞犬不
得寧焉自侯之蒞吾邑誠以愛民公稅之外一毫
不妄徵歛晨起視事兀兀坐堂上不少休日食飯一
盂韭一盤糾察幽隱庭空斯人蠹民是以蘇凡我父
子寧而生殖繁者秋毫皆侯之力吾懼去是而恤我
者寡矣言息泣余聞之則亦以悲嗚呼仁政之得民
心有如是夫雖然天之生才將以用世如侯之賢者

將義冠立朝以大顯其道如古人所謂聖閣生風者可終使專其惠而不一錢用哉況
皇上憂民如灼進佟侯者非爲佟侯亦以激厲在位蓋能者徵則不能者勸吾見繼此將必有夙夜以仁乎民者民之蘇也有日矣於是縣博衡陽謝公華成推廣其意作續佟令君行以贈而命余爲序

泉亭酌別詩序

考功爲東曹要職合內外群吏計階上天官必先下考功課其殿最自外之藩臬牧守以下考功皆廷試之藩臬位雖尊試之日恂恂就庭濡筆占位吐所欲

言進退惟謹毋敢當賓客禮試竟以其所敎之言弁
考其治行高下達於天官卿以觀其能與否黜其幽
者以陟其賢且能者天官卿
天子大臣不煩以細事其諸所施為一委之考功職
重而務殷故世之論仕宦要途以考功為稱首士之
得膺是選亦榮矣哉雖然職重則難稱務殷則易墜
況知人堯舜所難今之列庶官而居有位者豈無僞
名而蹠行飾貌以矯情者乎欲使涇渭白分玉石有
辨斯則考功之職亦難為也已今之稱良考功則有
吾邑陳君其人焉君以清才雅望初任司勳主事洊

三載以能轉考功副郎陞今職廉謹明決為外內所推重前年天子會朝大課群吏章奏填委君滲綮決可否如坂走丸而河下流其相天官卿黜陟賢否若披砂揀金留田而去其稂莠也不以職拘不以務壅恢恢乎有餘地且上焉秉銓軸者有今之太保尹公如泰山巍巍乎在上其賢足以庸夫君而君之才又足以副太保公委任有考功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吾信於君見之先是君歸壽母太宜人於鄉稱觴之暇將復覲京師於是鄉之大夫士惜其去相率餞之於二泉亭上

酒半各賦詩為贈屬余序首簡余吏於外者嘗辱君之考知君之事甚詳且樂其功業有成也於是乎言

錫山誌序

邑有志所以志一邑之事也凡古今建置沿革與夫山川道里人物風土事之變故無細大美惡皆據其實而書之故謂之志志也者一邑之實錄也然其事雖循故實而其文則史於是乎有去取有予奪有抑揚勸戒之義嗚呼志豈易作哉非志之難作志者之難其人也無錫為東南文獻巨邦舊有二志前志勝國時鞏昌王仁輔所編至我朝景泰間鄉先輩渴擇

賢又續爲之然識者謂前志失之拘續志失之駁
與拘皆不足以信今傳遠況遭逢
聖代隆平日久中閒生齒之繁創置之廣科目人才
之盛視昔相去什百則所以增益而釐正之者不有
賴於後之君子哉然遲遲數十年來迄莫有能爲之
者弘治初元邑儒藻菴吳鳳翔絅菴李舜明兩先生
始起而奮曰此非吾儒分內事耶則相與共謀爲之
藻菴力學好古博極群書凡所以參互考訂博采旁
求而著述之實有以身任其責至裁正而折衷之則
絅菴居多焉本之以郡乘參之以故籍大致雖仍其

舊而立義著例則斷以己意取道德羞功利表山林之高尚黜宦績之卑汙名雖志實則史也夫昔鄭國辭命更裨諶世叔諸賢之手而孔子亟稱其美今是志之作以兩先生雄力相當協謀而共為之是宜其卓卓可稱也已後之作國志者欲考吾邑之事其尚徵於斯哉志成其鋟梓之費一出鄉同志鄰佑之佑之讀書尚義平生多奇節偉行此特其一事云

送朱朝用還姑蘇詩序

東南有奇士曰朱朝用氏言似浮而嚴行似危而堅廣交遊慎許可凡吴下士皆與之還往尤喜為詩歌

高跨清泠甲入纖穠險怪莫測一時名公若武功伯
天全翁徐公憲僉完庵劉公莫不虛已延接待為揖
客時時作與詞章尺牘叢滿辟間紛披若琳琅下垂
照耀一室晨夕諷誦以自娛樂暇日輒携客登姑蘇
臺尋夫差陳跡浩歌弔古悲壯激烈或曰燕趙多悲
歌感慨之士朝用近之余曰不然朝用清狂善歌謳
爲士林之秀非燕趙之士比其宋俞清老之流歟孟
冬十月自吳門挐舟訪余於龍箏草堂命酒圍爐因
與議評古今人物賢否得失高談劇辨浩浩乎不窮
聲鑒平咸得其實座客皆傾聽噤不敢吐一談酒酣

復歌今入詩數首吳音嫋嫋聆之聲聲忘倦歌竟即買舟東還時天寒木落太湖揚波置酒燕餞於惠泉之上離觴既傾高興頓作群從兄弟雖非惠連皆獲從操觚之列摛詞繪圖用寫別懷余忝導席序冠其首

惠泉酌別詩序

盤田縣侯以名進士來尹余邑之明年夏其弟躬約不遠數千里將母夫人之命來視侯於官舍躬約年少美丰儀鵠峙鸞停質出塵表而性尤淳謹事侯如嚴君始至載拜問起居畢則傳母夫人之訓辭若

日凡爲人牧宜以子民爲先尚用乃心以身貧所學侯受命惟謹又明日爾衣冠出與邑大夫相見恂恂樂無違禮邑大夫皆賢之曰真吾侯之弟也未幾告侯將歸留之不可曰此官舍可久處耶求去益力於是邑大夫相與載酒肴出餞於城西惠泉亭上酒半鄉友余君成之首倡爲詩繼而作者若干人金春玉擅場傑作也間推余一言序首簡余杜門養痾不獲一識躬約然覘於侯而信其爲賢久矣夫侯以剛明之才篤實之學游刃于此持官持身內外斬斬以初政不可示民以緩也則先之以法制使民趨令而仁

心仁政亦未嘗不寓乎其間以是不半載帶者宣廢
者起而呻吟者易爲歌謠是皆其平昔修身力學所
致知躬約於家庭日用之間得於觀感者深矣是宜
其行之卓卓不凡如此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信哉雖然躬約未可以此自足也茲返而室尚當
益勵爾行以俟之所以守官者守其身而俟亦以俟
夫人之訓益仁吾民益勤乃政則他日留芳聲於邑
里揚美績於
天朝人亦將指而稱之曰此藍田雙璧也不亦美哉
故不辭而爲之序

送談君文瑞分教桐廬詩序

上即位之六年選天下士會試京師雲南提學憲臣楊一清上言朝廷興學育才而尤重師儒之選百餘年來皆以會試乙榜舉人為之自士習不古厭薄儒冷故今之在位者多出自他途齪齪守位漫不知所以教至有橫經對諸生噤不能吐一辭者非所以端教本樹化原也宜準舊制學校師儒有缺仍於乙榜舉人內取用則斯文幸甚

制曰可於是吾友談君文瑞有分教桐廬之命文瑞質美而氣清學充而文贍自其叔祖憲僉公至於今

三世皆以明經取高第為顯官文瑞幼承家庭之
其所學所養已非一日今之往桐廬也枉其才而置
之散地意其必有不釋然於中者既而文瑞便道歸
拜家慶閒往訪之察其顏充然自得畧無幾微不平
之色見於言面客有不知而為之惜者文瑞嘆曰吾
以一經起諸生不數月
天子命分教一方雖官塗荒落然坐廣廈細氈日與
諸生談論詩書格言因得玩索舊聞亦幸矣且吾聞
古之君子仕不擇官今吾豈擇官者耶噫吾於是知
文瑞之高出於人遠甚視彼屑屑然商財賄之厚薄

討班資之崇卑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哉雖然今
明天子在上方貴儒而賤吏前此師儒中有兩考教
成名立者皆遷秩進階及以舊業成進士者歷歷可
數也若文瑞之所養所學去嘗桐廬文獻之地他日
教成入覲挾所故有與天下士角藝京師吾見圖南
之翼終當一奮天池由是魁多士服大僚騤騤躋於
顯融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固未晚也於其行
姑書此為贈而工於詩者歌以繫之